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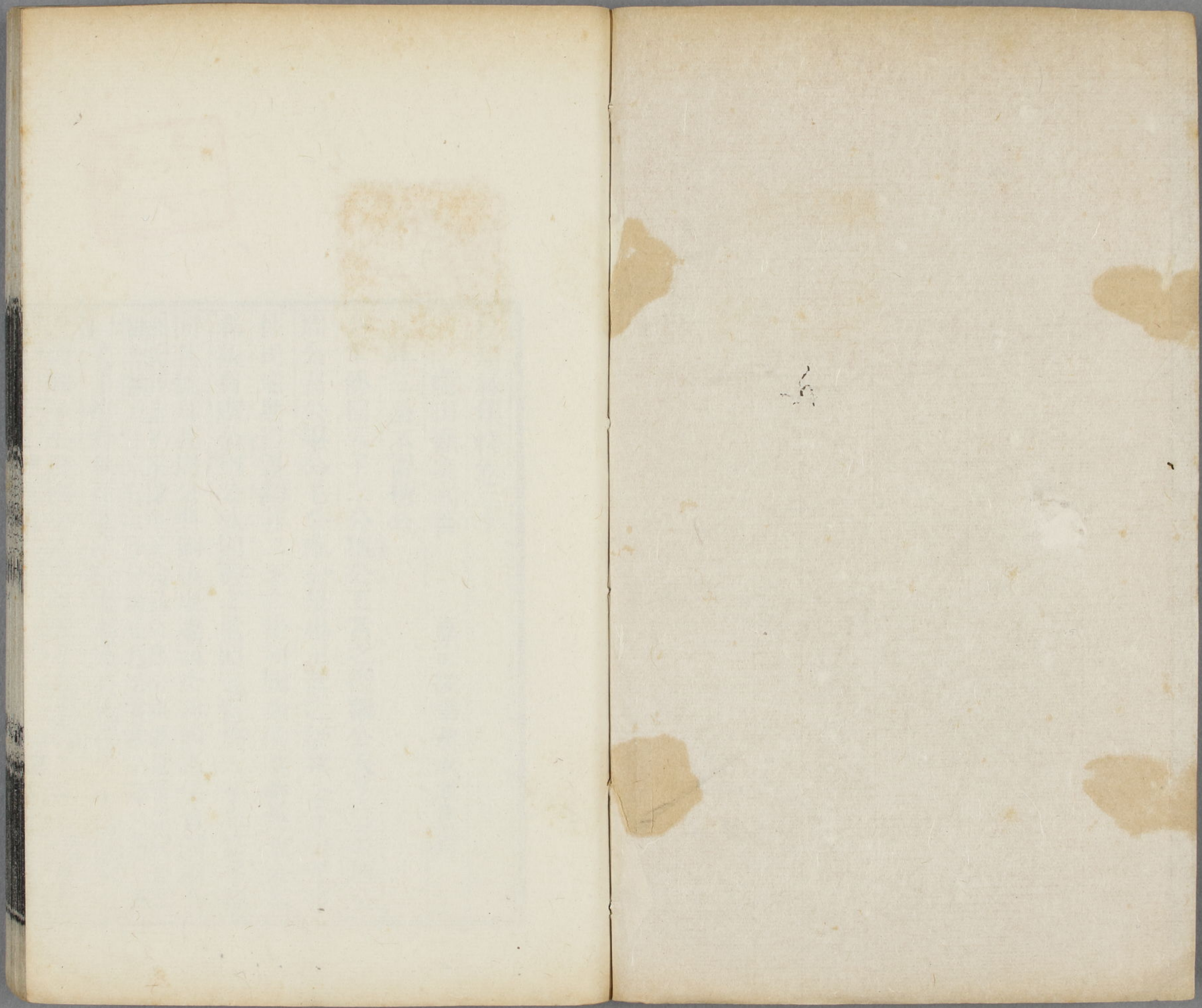
埽葉山房叢鈔

十二

1 曾 4
595
12

十二







知錄集釋卷二十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非三公不得稱公

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天子三公稱公
 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
 杜氏通典曰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
 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舊爵或嘗為天子之官子孫
 因其號耳非周典制也東遷而後列國諸侯皆僭稱公
 梁氏曰衛世家周平王命武公為公東遷以後諸侯於其
 國皆稱公從未有天子命諸侯為公者武公蓋八為王卿
 耳夫子作春秋而筆之於書則或公或否生不公葬則公
 之列國不公魯則公之於是天子之事與人臣之禮並見

於書而天下之大法昭矣左傳曰春秋時諸大國皆稱
國軍夫子作春秋凡會盟征伐必據本爵書之不以其爵
公也而稱之為公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也而於葬則凡侯
伯子男皆書公惟桓十七年書葬已葬蔡桓侯啖助曰其
稱侯蓋蔡季之賢請諡於王也凡諸侯請諡王之策書則
云諡曰某侯諸國史因而記之故西周諸侯紀傳皆依本
爵春秋之時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諡為公從而書之以
見非禮也又有始而稱侯繼而稱子者如春秋隱七年書
滕侯卒桓二年書滕子來朝是也始而稱侯繼而稱子者
者如隱十一年書薛侯來朝昭三十一年書薛伯卒是也
有始而稱侯繼而稱伯者如桓二年書杞侯來朝僖二十三年書杞
書杞侯來朝莊十七年書杞伯來朝僖二十三年書杞
子卒文十二年復書杞伯來朝襄二十九年又書杞子來
盟是也杜征南楊氏士勳劉氏徹華氏夢得以為或時王
所黜程氏可久朱子以為或困于大國之責賦而自貶皆
不可知而謂夫子以意漢之西都有七相五公源注西都
進退子奪之則非矣公御史大夫將軍通稱也按後漢書獻帝謂御史大夫而
鄒隱曰邾公天下寧有是邪是御史大夫得稱公也而
光武則置三公原注續漢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司徒公一人司空公一人史家之文如

鄧公禹吳公漢伏公湛宋公宏第五公倫奉公融袁公安
李公固陳公寵橋公元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
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董公卓曹公操非其在三公之位
則無有書公者三國志若漢之諸葛公亮魏之司馬公懿
吳之張公昭顧公雍陸公遜晉書若衛公瑾張公華王公
導庾公亮陶公侃謝公安桓公溫劉公裕之類非其在三
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史至於唐而書公不必皆尊官洎
乎今日誌狀之文人人得稱之矣吁何其濫與何其偽與
原注若鄭端簡名臣記至無人不稱公非史體矣錢氏曰
王介甫臨川集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寶文閣
待制常公墓表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大常博士曾
公工部郎中傅公員外郎郭公郎中周公郎中葛公司封
鄭申孫公侍御
史王公墓志

大雅古公亶父箋曰諸侯之臣稱君曰公白虎通曰臣子於其國中皆褒其君為公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公者魯人之稱侯者周室之爵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夫秦誓之書公與春秋之書秦伯不已異乎曰春秋以道名分五等之爵班之天子不容僭差若秦誓本國之書孔子因其舊文而已公之嬪子從公于狩亦秦人之詩也

平王以後諸侯通稱為公則有下必專於本國者矣碩人之詩曰譚公維私左傳鄭莊公之言曰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周之盛時亦有羣公之稱見於康王之誥及詩之雲漢此

猶五等之君春秋書之通曰諸侯也

左傳自王卿而外無書公者惟楚有之其君已僭為王則

臣亦僭為公宣十一年所謂諸侯縣公皆慶寡人者也原注

漢書沛公注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淮南子魯陽公注楚之縣公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

傳中如葉公析公申公鄆公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竝邊

中國白公邊吳蓋尊其名以重邊邑原注呂氏春秋楚又有卑梁公戰國策楚

人有宛公而秦有庶公原注索隱曰蓋庶邑公史失其姓名楚漢之際有滕

公戚公栢公薛公郊公蕭公陳公魏公留公方與公高祖

初稱沛公太上皇父稱豐公皆楚之遺名原注左傳齊亦有邶公棠公汝

成案春秋時齊有棠公襄二十五年傳正義曰楚僭號王故縣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即因而言之猶伯有之臣云此縣公之公也原注吾公在窰谷也刑公之稱義亦猶彼

監部者亦稱監公
見曹相國世家

有失其名而公之者史記秦始皇紀侯公項羽紀樅公侯

公高祖紀單父人呂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紀太倉令淳

于公天官書甘公封禪書申公齊人丁公曹相國世家膠

西蓋公留侯世家東園公夏黃公

汾成案索隱曰陳留志云園公姓庚字宣明居園中因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是二人自有姓名與字非失之也年遠說繁或出附會然史云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某其非失其名而公之者豈太史公以四人皆樂遊潛聲因從其自號書之以著高尚耶又園稱陳留者舊傳自序園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為司徒至稱十一世洪氏釋有園公神坐園公神祚机蓋園即園也會稽典錄載虞仲翔云鄆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即降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是二人又姓園與黃第漢哀帝元壽二年始改丞相為大司徒孝惠時未有是名園稱所述恐不足據仲翔之言或讓侯傳其客宋公信陵君傳毛公亦因其自號誤為姓云

薛公賈生傳河南守吳公張敖傳中大夫泄公黥布傳故

楚令尹薛公季布傳母弟丁公鼂錯傳謁者僕射鄧公鄭

當時傳下邳翟公酷吏傳河東守勝屠公貨殖傳朱公任

公漢書高帝紀終公藝文志蔡公毛公樂人竇公黃公毛

公皇公張耳陳餘傳范陽令徐公甘公劉歆傳魯國桓公

趙國貫公周昌傳趙人方與公武五子傳瑕丘江公王褒

傳九江被公于定國傳其父于公翟方進傳方進父翟公

儒林傳免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皓星公游

俠傳故人呂公茂陵守令尹公皆失其名而公之若鄭君

盧生之比本朝實錄於孝慈高皇后之父亦不知其名謂

之馬公是史之闕文非正書也

原注史記高帝紀呂公注崔浩云史失其名但舉姓

而言公漢書高帝紀注應劭曰樅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注家發其例於此餘竝不注

太史公者司馬遷稱其父談故尊而公之也錢氏曰太史公官名遷父

子相繼為之非專為尊其父也史記惟自叙前生及封禪篇中有稱其父為太史公者其餘皆遷自稱又曰衛宏漢官儀言位在丞相上宏漢人其言可信而後人多疑之予謂位在丞相上者謂殿中班位在丞相之右非職任尊于丞相也

有尊老而公之者戰國策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史記文帝謂馮唐公柰何眾辱我是也漢書溝洫志趙中大夫白公師古曰蓋相呼尊老之稱項籍傳南公服虔曰南方之老人也眭宏傳東平嬴公師古曰長老之號元后傳元城建公服虔曰年老者也吳志程普傳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方言凡尊老周晉秦隴謂之公晉書樂志項伯語項

莊曰公莫古人相呼曰公

漢書何武傳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後漢書李固傳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宦者傳種嵩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曹常侍力焉魏志王粲傳蔡邕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也晉書陳騫傳對父矯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魏舒傳夜聞人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舒自知當為公矣陸曄傳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王猛傳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北史鄭述祖傳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陶淵明孟長史傳從父太常夔嘗問光祿大夫劉耽孟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是

知南北朝以前人語必三公方得稱公也汝成案洪氏隸釋漢吳仲山碑云漢故民吳仲山碑文稱吳公仲山則無官者亦稱公也周書姚僧垣傳宣帝嘗從容謂僧垣曰嘗聞先帝呼公為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為貴爵之號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孔融告高密縣為鄭元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以為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是曲說據其所引皆史失其名之公而太史公又父子之辭也戰國策陳軫將之魏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史記留侯世家吾惟豎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此皆謂父為公宋書顏延之傳何偃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答曰身非三公之位又非田舍之公

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北齊書徐之才傳鄭道奇嘗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陸雲作祖父誄曰吳丞相陸公誄曰維赤烏八年二月粵乙卯吳故使持節郢州牧左都護丞相江陵郡侯陸公薨曰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曰維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王沈祭其父曰孝子沈敢昭告烈考東郡君張說作其父贈丹州刺史先府君墓誌每稱必曰君然則雖已之先人亦不一概稱公古人之謹於分也沈氏且俗論云竊以為在今日與人書札詩辭不妨一二循俗若為誌狀則非已之先人及官三品以上者不當稱公其無位則曰先生可也此正名之義作史者所當知也

史記鼂錯傳錯父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人口議多怨公者是以父而呼子為公徐孚遠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錯父呼錯為公蓋以官稱之

沙門亦有稱公者必以其名冠之溪公法溪也林公道林也遠公惠遠也生公道生也猷公道猷也隆公慧隆也誌公寶誌也澄公佛圖澄也安公道安也什公鳩摩羅什也

當時之人嫌於直斥其名故加一公字原注古沙門皆稱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皆名也梁陳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字之則不復公之矣張大合曰其實不盡然如支道林名通道林其字也而人以林公呼之是未嘗不以字稱公豈必梁陳之下哉又魏諺曰支郎眼申黃請高僧支謙也是僧又可呼郎矣

宋史豐稷駁宋用臣諡議曰凡稱公者須耆宿大臣及鄉

黨有德之士然則今之官豎而稱公亦不可出於士大夫

之口原注孫升談圃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爾雅疏曰甲至癸為十日日為陽寅至丑為十二辰辰為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闕逢

至昭陽十名為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為歲名原注

周禮若筭氏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之號注曰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陔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借史記歷書太初元年名焉原注即逢攝提格月名畢

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秋甲子朔賈誼鵬賦單闕之歲

今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予舍許氏說文後敘粵在
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歲陽歲名不
與日同之證漢書郊祀歌天馬徠執徐時謂武帝太初四
年歲在庚辰兵誅大宛也原注資治通鑑周紀一起著雍攝提格盡園默困敦亦用古法
自經學日衰人趨簡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
觚此之謂矣

宋劉恕通鑑外紀目錄序曰庖犧前後逮周厲王疑年茫
昧借日名甲子以紀之是則歲之稱甲子也借也何始平
自亡新始也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填在明
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又言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
長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隋書律歷志王莽銅權銘

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又曰龍在巳巳歲次實沈是也天

曰天文志甲乙海外丙丁江淮海岱戊巳中州河濟庚申
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則又分配于十二分野矣律歷
志又有太歲在子太歲在丑之文則亦以之紀歲矣建子
建丑建寅之異其朔則亦以之紀月矣漢書五行志有日
加巳日加未之語則亦以之紀時矣自此後漢書張純傳
比皆在新莽以前不得謂自莽始也

言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朱穆傳言明年丁亥之歲荀悅漢
紀言漢元年實乙未也曹娥碑亦云元嘉元年青龍在辛
卯蜀郡造橋碑云維延熹龍在甲辰而張角訛言蒼天已
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上書京城寺門及
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矣

以甲子名歲雖自東漢以下然其時制詔章奏符檄之文
皆未嘗正用之其稱歲必曰元年二年其稱日乃用甲子

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壬午兵之類皆日也原注宋書武帝紀有癸卯

梓材集子皮毛惟晉書王廙上疏言臣以壬申歲見用為

鄱陽內史按懷帝以永嘉五年辛未為劉聰所執愍帝以

建興元年癸酉即位中間一年無主故言壬申歲也後代

之人無大故而效之非也原注李嵩上表亦云臣去乙巳歲嵩當時改元庚子不用晉年

號晉書中以甲子名歲者僅此兩見

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子魏

程曉贈傅休奕詩龍集甲子四時成歲晉張華感婚賦方

今歲在己巳將次四仲陸機愍懷太子誄龍集庚戌日月

改度陶潛祭從弟敬遠文歲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歲

維丁卯律中無射後周庾信哀江南賦粵以戊辰之年建

亥之月而梁陶隱居真誥亦書己卯歲至杜預左傳集解

後序則追言魏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矣原注吳後主

廟蒙協治之歲月次微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

獻日當言辛亥而冒用歲陽歲名則又失之

晉惠帝時廬江杜嵩作王子春秋王子元康二年賈后弒

楊太后于金墉城之歲汝成案儒林杜夷傳高作崧

唐人有以豫書而不稱年號者舊唐書禮儀志曰請以開

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禘至甲申年四

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禘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

年十月又禘其辛巳以下不言開元某年又博古圖載唐

鑑銘曰武德五年歲次壬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揚州總管

府造青銅鏡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貢其癸未亦不言武

德六年者當時屢改年號故也此一鑑而有正書有豫書之不同亦變例也

史家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年鍾鼎之文則不盡然多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者

原注六經中亦有之如詩吉日庚午是也

商母乙貞

其文曰丙寅王錫口貝朋用作母乙癸丙寅者日也博古圖乃謂商建國始於庚戌歷十七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卽位之二年則鑿矣豈非迷於後世之以甲子名歲而欲以追加之古人乎

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其年發之於言或參互而不易曉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爲言者若曰會於沙隨之歲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鑄刑書之歲晉韓宣子爲政

聘于諸侯之歲是也

原注如梁之明年亦是

又有舉歲星而言若曰

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姬訾之口者從後人言之則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紀歲也

太祖實錄自吳元年以前皆書干支不合古法太祖當時實奉宋小明王之號故有言當紀龍鳳者考之史記高帝之初不稱楚懷王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製滁

州龍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竊意其時天下尙

是元之天下書至正正合史記書秦之例

原注今續編又曰書至正

有兼書者漢書功臣侯表序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是也

史家追紀月日之法

或曰鑄刑書之歲是則然矣其下云齊燕平之月又曰其
明月則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縝密
處史之文有正紀有追紀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齊平二月
戊午盟于濡上正紀也此曰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
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追紀也追紀而再
云正月二月則嫌於一歲之中而有兩正月二月也故變
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傳追紀之文不止此如襄公六年傳鄭子國之來聘也
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及杞
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
大敗之丁未八莒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

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
丙辰而滅之七年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
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
朝于晉子豐欲懇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十九年傳於四
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二十五年傳會于夷儀
之歲齊人城邾其五月秦晉爲成二十六年傳齊人城邾
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三十一年傳公薨之月子
產相鄭伯以如晉昭公七年傳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
罕雋又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媯始生子名之曰
元皆是追紀又如書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亦追
紀也

史家月日不必順序

古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屬不論月日故有追書有竟書左傳成公十六年鄆陵之戰先書甲午晦後書癸巳甲午為正書而癸巳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先書甲戌後書癸酉甲戌為正書而癸酉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楚靈王之弒先書五月癸亥後書乙卯丙辰乙卯丙辰為正書而五月癸亥則因前事而竟書也蓋史家之文常患為月日所拘而事不得以相連屬故古人立此變例楊氏曰有終言之者其日月未闕絕并終其事于此如既而悔之之類有先書以起事者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書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澧水於壬戌癸亥之前是也

重書日

春秋桓公十二年書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重書日者二事皆當繫日先書公者先內而後外也原注鄆國賢曰二丙戌一是即書一是追書即書者紀專之職追書者承赴之體後人作史凡一日再書則云是日

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自春秋以下紀載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史家之常法也史記伍子胥傳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則不月而日刺客傳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則不年而月史家之變例也蓋二事已見於吳楚二世家故其文從省

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為陬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是也或謂攝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原注長洲文待詔徵明以庚寅歲生刻一印章曰維庚寅吾以降意謂與屈大夫同年非也屈子之云庚寅者日也使以歲言無論古人不以甲子名歲且使屈子生於庚寅至楚懷王破執於秦王戌之歲年僅三十有三何以云老冉冉其將至乎

古無一日分為十二時

古無以一日分為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辰十有二日二十有

八星之位不言時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不及時呂才祿

命書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時原注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禍福生死百不失一初不用時也自宋而後乃并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見謝肇制五雜俎後周蘇綽作大誥曰王省惟歲卿

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

古無所謂時凡言時若堯典之四時左氏傳之三時原注

六年三時不害皆謂春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對晉侯以歲時日月

星辰謂之六物荀子曰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

時亦謂春夏秋冬也自漢以下歷法漸密於是一日分

為十二時益不知始於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廢

一日之中所以分紀其時者曰日中日晝日日昃見於

易曰東方未明曰會朝日日之方中曰昏日夕曰宵見於

易曰東方未明曰會朝日日之方中曰昏日夕曰宵見於

詩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昃見於書曰朝時曰日中曰夕時
 曰鷄初鳴曰旦曰質明曰大昕曰晏朝曰昏曰日出曰日
 側曰見日曰逮日見於禮原注爾雅疏日人後二刻半為昏曰雞鳴曰日
 中曰晝曰日下昃曰日昃曰日入曰夜曰夜中見於春秋
 傳曰晷曰薄暮曰黃昏見於楚辭紀晝則用日史記項羽
 紀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
 呂后紀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留見相國產計事日餽時遂
 擊產彭越傳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淮南王安
 傳旦受詔日食時上漢書五行志日申時食從東北過半
 晡時復晡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復武五子昌邑王傳夜
 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東方朔

傳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旦明人山下是也紀夜則用

星詩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戶春秋傳之言降

婁中而且是也原注周禮司曆氏以星分夜不辨星則分言其夜曰夜

巾沈氏曰公羊傳定八年至平日皆時而出穀梁傳莊七年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曰夜半曰夜

鄉辰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詳於是五分其夜而言甲乙

丙丁戊者周禮司曆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

乙至戊原注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云一更二更

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所以然者假合正月建寅斗

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

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

在五者之間更歷也故曰五更爾沈氏曰通鑑注一

更為甲夜二更為乙夜三更為丙夜四更為丁夜五更為

戊夜左暄曰按漢儀凡中宮漏夜盡鳴則起鍾鳴則息

衛士甲乙微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蓋五更而漢書百

官公卿表秦官有大子率更師古注掌印漏刻故曰率更

秦時已以率更名官則更之名疑不始於漢魏也又曰唐書百官志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徽巡曰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循行翻溝武官暗探五更二點鼓自內發是更之有燕亦由來久也漢書西域傳杜欽曰斥侯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天文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三國志曹爽傳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晉書趙王倫傳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為應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詳於是言漏上幾刻者五行志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又云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禮儀志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上十刻迺出王尊傳漏上十四刻行臨到外戚傳晝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自南北史以上皆然故

素問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晝有朝有禺有中有哺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無十二時之目也唯歷書云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而下文却云朔旦冬至正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東不直言子酉午卯漢書五行志言日加辰巳又言時加未翼奉傳言日加申又言時加卯王莽傳天文即按拭于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而吳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時加于巳周髀經亦有加卯加酉之言若紀事之文無用此者原注南齊書天文志始有子時丑時亥時北齊書南陽王綽傳有景時午時景時丙時也左氏傳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而杜元凱注則以為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日夜半者即今之所

謂子也鷄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昃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為十二沈氏曰格論考論十二下始見於此考之史記天官書曰沈氏曰格論考之時字旦至食食至日昃日昃至晡晡至下晡下晡至日入沈氏曰通鑑晉安帝義熙八年冬十月己未鎮惡與城內兵鬪且攻其金城自食時至申晡注曰日加申為晡申晡正申時也申未為下晡凡城內牙城素問藏氣法時論有日夜半晉宋時謂之金城亦注云日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昃曰下晡原注王冰注以日昃為土王下晡為金王又有日四季者注云土王吳越春秋有日時加日出是今人所謂丑辰未戌四時也時加鷄鳴時加日昃時加禺中則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記孝景紀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動漢書武五子廣

陵王胥傳奏酒至鷄鳴時罷王莽傳以鷄鳴為時後漢書隗囂傳至昏時遂潰圍齊武王傳至食時賜陳潰耿弇傳人定時步果引去來欽傳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蠻武傳自旦至食時兵降畧盡皇甫嵩傳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晉書戴洋傳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宋書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黃昏時月蝕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室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時淮南子曰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宴食臻于衡陽是謂禺中

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鳥次是謂小遷至于悲谷是謂
晡時迴于女紀是謂大遷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頓于連石
是謂下春爰止義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于虞泉是謂
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按此自晨明至定昏為十五時
而卜楚丘以為十時未知今之所謂十二時者自何人定
之也

楊氏曰今之十二時則據十二支定之耳亦自然之理豈人之所為乎

素問中有言歲甲子者有言寅時者皆後人偽撰入之也

楊氏曰此又據古書以從已說未免陋也

年月朔日子

今人謂日多曰日子日者初一初二之類是也子者甲子乙丑之類是也周禮職內注曰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

或言甲或言子一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
自子李周翰注曰子發檄時也漢人未有稱夜半為子時
者誤矣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繫以朔必言朔之第幾日
而又繫之于支故曰朔日子也如魯相瑛孔子廟碑云元
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
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廟碑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
朔七日巳酉樊毅復華下民租碑云光祿二年十二月庚
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稱所自起若史家之文
則有子而無日春秋是也

原注後漢書晚碑文曰漢復元年七月巳酉朔巳巳不言廿

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旁死魄哉生明之文見於尚書則有兼日而書者矣

宋書禮志年月朔日甲子尚書令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陳琳檄文但省一甲字耳

南史劉之遴與張纘等參校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

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隋書

袁充上表稱寶歷之元改元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

時汝成案表元文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大地之時心得仁壽之理並下疑脫字不爾當以並同絕句

時有十二而但稱子猶之干支有六十而但稱甲子也

漢人之文有卽朔之日而必重書一日者唐漢太守沈子

瑒編竹江堰碑云熹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級民

校尉熊君碑云建安廿一年十月丙寅朔一日丙寅此

則繁而無用不若後人之簡矣楊氏曰朔是合朔古人有日食在晦者則古歷合朔

不專在十日故又去一日

年號當從實書

正統之論始於習鑿齒不過帝漢而僞魏吳二國耳自編年之書出而疑於年號之無所從而其論乃紛紜矣夫年號與正朔自不相關故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孔子則書之爲魯隱公之元年何也春秋魯史也據其國之人所稱而書之故元年也晉之乘存則必以是年爲武王之十九年矣觀左傳文楚之檇杌存則必以是年爲武王之十九年矣觀左傳文公十七年鄭子家與晉韓宣子書曰寡君即位三年而其下文曰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則自稱其國之年也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孫僑對晉之辭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

我寡君於是卽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則兩稱其國之年也故如三國志則漢人傳中自用漢年號魏人傳中自用魏年號吳人傳中自用吳年號推之南北朝五代遼金並各自用其年號此之謂從實原注若病其難知只須別作年表一卷且王莽篡漢而班固作傳其於始建國天鳳地皇之號一一用以紀年蓋不得不以紀年非帝之也後人作書乃以編年爲一大事而論世之學疏矣楊氏曰最參錯莫如表項與方勝言之錢氏曰然則明太祖紀當以龍鳳紀年可無疑也春秋傳亦有用他國之年者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注云魯桓公之十六年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注云鄭僖四年魯襄六年鄭簡元年魯襄八年

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二年原注楚元王傳亦云楚王建壽二十二年地節元年之類是也淮南天文訓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謂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達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南王僭號此爲未讀史記漢書者矣原注趙明誠金石錄有楚鍾銘惟王五十六祀之論正同此失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卽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宙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是也呂氏考古圖周陽侯甌鏡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甌鏡容五斗重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鑄第四原注呂大臨曰侯治國五年者

自以侯受侯嗣
位之年數也
文選魏都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鍾其銘
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魏
四年者曹操爲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直書二十
八年自是以下書曰後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
應昌是時明太祖卽位三年而猶書元主曰帝且不以明
朝之年號加之深得史法疑此出於聖裁不獨宋王二公
之能守古法也
原注宋史馬廷鸞傳瀛國公卽位召不至
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而薨甚爲得體然其
他傳復有
書至元者
英宗命儒臣修續通鑑綱目亦書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不書吳元年

史書一年兩號

古時人主改元竝從下詔之日爲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
日也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
元年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巳卯
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晉書武帝紀上書魏咸熙三年
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書武帝紀上書晉
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書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紀上
書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書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紀
上書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丙
寅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未下書龍朔元年
三月丙申朔中宗紀上書神龍三年九月庚子下書景龍

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紀上書景龍四年七月己巳下書景
雲元年七月己巳元宗紀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
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
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類
竝是據實而書至司馬溫公作通鑑患其舛錯乃勅新例
必取末後一號冠諸春正月之前當時已有譏之者

春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杜氏曰公卽位在六月故正義
曰公未卽位必不改元而於春夏卽稱元年者未改之日
必承前君之年於是春夏當名此年爲昭公三十三年及
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
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門卽稱

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卽以元年冠
之是有因於古也按溫公通鑑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
春秋於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卽書定公元年者昭公已
薨於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漢獻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禪于
魏而正月之初漢帝尙存卽加以魏文黃初之號則非春
秋之義矣豈有舊君尙在當時之人皆稟其正朔而後之
爲史者顧乃追奪之乎

史家變亂年號始自隋書大業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
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
而下卽書云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作亂上
崩於温室按此大業十三年煬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長

安之號甚為無理楊氏曰史家已云尊帝為太上皇矣豈有不順故必冠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然於煬帝紀書二十三年於恭帝紀書二年兩從其實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實錄上書四年六月己巳下書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實書與前代合但不明書建文年號

後人因謂之革除耳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二十三年九月禮官范謙等因給事中楊天民御

史牛應元請改正革除建文年號覆奏宜命史局于高朝實錄終稿洪武三十二年逮三十五年遺事復稱建文年

號輯為少帝本紀詔以建文事跡附太祖高皇帝之末而存其年號成祖初嘗有旨稱建文為少帝故禮官云然

萬曆十六年司業王祖嫡以建文不宜革除與景泰不

宜附錄並奏上從禮臣沈鯉議改正附錄一申聖安紀事

云崇禎十七年七月戊子追復懿文皇帝廟號惠宗追景皇帝廟號代宗蓋從禮

臣顧錫疇所擬英宗實錄上書景泰八年正月辛己下

書天順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不沒其實且如萬曆

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為泰昌元年皆依溫公例取泰昌之

號冠於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則詔令文移一一皆當追

改且上誣先皇矣故紀年之法從古為正不以一年兩號

三號為嫌沈氏曰禮未論年不改元明代遵之光宗一月

改為天啟之元年登極以後不稱泰昌則光宗之紀年廢

矣于是用廷臣議自八月朔至十二月終俱稱泰昌元年

如唐順宗永貞年號附于德宗貞元後之例楊氏曰正當

分注還以初號為主如萬曆四十八年下注云八月以後

為泰昌元年之類其光宗之紀則直稱元年八月沈氏又

曰神宗實錄萬曆廿二年八月癸酉禮科左給事中孫羽

侯條奏纂修正史議本紀則建文景泰兩朝宜詳稽故實

創立二紀勿使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其德懿熙仁四祖之

發前例冠于世廟本紀以體追王之心議列傳則貴賤並

列美惡皆書不得序達官而遺卑秩衰高賢而漏巨奸至

如以方正學為乞哀于肅愍為迎立是非刺謬亟當改正

也之

年號古今相同

水經注穀水下千金場前云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相也後云朝廷太和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割并年號

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於文必金書無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豐政宣建紹乾淳之語已是不敬然猶一帝之號自相連屬無合兩帝而稱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豐以元字與元祐無別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宏嘉隆合兩帝之號而為一稱原注天啟六年部疏稱正統正德為二正奉旨列聖年號近又有去上字而稱慶歷啟禎更為昭然如何說二正

不通矣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萊如温台則可如真順廣大則不通矣然漢人已有之史記天官書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注云勃海碣石漢書王莽傳成命於巴宕注云巴郡宕渠縣魏晉以下始多此語常璩華陽國志分巴割蜀以成犍廣是犍為廣漢二郡左思蜀都賦跨躡犍牂是犍為牂牁二郡魏都賦恆碣碣磬於青霄是恆山碣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者左傳以大皞濟水為皞濟原注僖二十一年史記以黃帝老子為黃老原注曹相國世家張釋之以王喬曰叔魏其鄒當時列傳以王喬赤松子為喬松原注蔡澤傳以伊尹管仲為伊管原注鄒陽傳以絳

侯灌嬰為絳灌原注賈生

孫氏西齋錄

唐人作書無所回避孫樵所作西齋錄乃是私史至於起
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大
義凜然視孔子之溝陷墓道不書定正而抑且過之矣
此說本之沈既濟駁吳兢史議謂當并天后於孝和紀每
歲書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
稱孝和而事迹太后名禮兩得至於姓名諱入宮之由
歷位之資及才藝智略年辰崩葬別纂人皇后傳列於廢
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事雖不行
而史氏稱之原注其後宋范祖禹作唐鑑竟用此書法

通鑑書改元

晉書載記十六國時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
序事連屬書之其實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國之中數
十王皆不踰年而改元者也楊氏曰內自有當年改元者
稱元者直史知苟生是也亦必有踰年而
家不放耳
金石錄據趙橫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歲在庚子與
載記合若從帝紀則建武六年當是己亥今此碑與西門
豹祠殿基記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紀之失此是差一年之
證然載記亦不盡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號而已初不屑
屑於歲月也

續綱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後為帝昺祥興元年非也黃潛

番馬客語改元在明年正月已酉朔蓋亦是卽位之初改
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卽繫於前年月日之下曰改元祥興
以此推十六國事必當同此

後元年

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當時只是改爲元年
後人追紀之爲中爲後耳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則自名之
爲後錢氏曰吳仁傑謂後元乃承征和而光武之中元元
言本云征和後元年耳其說可從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則自名之爲中不
可一例論也

元順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號後人追紀之則曰後至
元元年

李茂貞稱秦王用天祐年號

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爲秦王比得薛
昌序所撰鳳翔法門寺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稱秦
王則前乎同光之二年矣蓋必茂貞所自稱錢氏曰茂貞
已封秦王通鑑謂茂又史言茂貞奉天祐年號此碑之末
貞自稱岐王者誤也亦書天祐十九年而篇中歷述前事則並以天復紀年至
天復二十年止亦與史不合

五代史李彥威傳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於東都爲梁所
迫而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
天復前蜀世家則云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其
說不同按此碑則岐人亦稱天復史失之也

又今陽城縣有後周顯德二年徐綸撰龍泉禪院記內述
天祐十九年按此地本屬梁此記乃追削梁號而改稱天
祐者

通鑑書葬

通鑑書外國之葬如晉紀義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
主珪於盛樂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爲倣春秋之
文愚以爲非也春秋書葬宋穆公葬衛桓公之類皆魯遣
其臣會葬故爲此文原注徐遂曰凡書葬者據我而言葬若南北朝時本國
自葬則當書魏葬如宋紀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
元帝於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於
金陵則得之矣

通鑑書閏月

通鑑書閏月而不著其爲何月謂倣春秋之法非也春秋
時閏未有不在歲終者錢氏曰春秋時閏不皆在歲餘自汝成案其說詳見四卷閏月條自
太初歷行每月皆可置閏若不著其爲何月或上月無事
則後之讀者必費於追尋矣新唐書亦然惟高宗顯慶二
年正月無事乃書曰閏正月壬寅如洛陽宮

史書人君未卽位

史書人君未卽位之例左傳晉文公未八國稱公子已八
國稱公史記漢高帝未帝稱漢王未王稱沛公
五年將戰垓下而曰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至
其下文乃曰諸侯及將相相與其請尊漢王爲皇帝於言

為不順矣

沈約作宋書於本紀第十卷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申始書進齊公爵為齊王而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已書以驍騎將軍齊王為南兗州刺史自此以下齊王之號累見於篇此言之不順也原注蕭子顯南齊書亦同此例

史書一人先後歷官

漢書溝洫志先稱博士許商次稱將作大匠許商後稱河隄都尉許商此書一人而先後歷官不同之法書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湯時未為保衡至太甲時始為此官故變文以稱之也

史書郡縣同名

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字以為別蓋木於春秋之法燕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是其例也若郡縣同名而不同地則於縣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書沛縣為小沛廣陽國不治廣陽治薊故書廣陽縣為小廣陽錢氏曰耿弇傳馬武傳丹陽郡不治丹陽治宛陵故書丹陽縣為小丹陽原注今順天府保定縣稱小太平錢氏曰晉書後人作史多混書之而無別矣沈氏曰陶同傳吳志呂範傳此下又云以今地理言之如大名寧國之類法當直書其縣清河永豐之類法當并載其府而宋史闕焉故有一人而兩地並祀者謝中丞曰伏見江西省吉安廣信二府所屬皆有永豐縣其印信篆文同一字樣共在一省之中而有相同之印倘疑徒假借以此縣所用印信混於彼縣恐一時難辨易滋弊端至此此外江省州縣又有同名於各

同懷遠縣安徽鳳陽府與陝西榆林府廣西柳州府同定
遠縣安徽鳳陽府與陝西漢中府四川重慶府雲南楚雄
府同安遠縣江西贛州府與湖北荊州府同宣化縣直隸
宣化府與廣西南寧府同昌化縣浙江杭州府與廣東瓊
州府同安化縣湖南長沙府與甘肅慶陽府同延安府
同永定縣福建汀州府同安福縣江西吉安府同安縣湖
南衡州府同安縣福建汀州府同安縣福建汀州府同
永福縣福建汀州府同安縣福建汀州府同安縣福建汀
府與湖北宜昌府同廣東嘉應州同建德縣安徽池州府
與江蘇州府同而謝疏之與今異者如寧州甘肅慶陽府
隸易州與江西建昌府同疏乃無肅而有江西陝西廣
江蘇州府同而河南府同疏乃無肅而有江西陝西廣
而無河南府同疏乃無肅而有江西陝西廣
惠州府同疏乃無肅而有江西陝西廣
革彼殊而今制于府州縣之同名者印文各加省名某某
以辨之是亦無慮
妄徒之作弊矣

郡國改名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鄉爲章陵

縣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又云乃悉
爲春陵宗室起祠堂上言章陵見名也下言春陵本春陵
侯之宗室不可因縣名而追改之也此史家用字之密也
史記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此未當當曰東垣人盧縮
傳高帝十一年冬更東垣爲真定儒林傳漢興田何以齊
田徙杜陵師古曰初徙時未爲杜陵蓋史家追言之也
漢書夏侯勝傳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
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趙
廣漢傳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後漢書
黨錮傳劉祐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別屬博陵夏侯湛東
方朔畫像贊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

楊氏曰每見稱建安爲魏此愚未然孝若爲妙才曾孫猶可也小顏於音注姓字文顯下亦云魏建安中則非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此郡國改名之例

史書人同姓名

史記漢高帝時有兩韓信則別之曰韓王信漢書王莽時有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歆此其法本於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事中有兩賈舉則別之曰侍人賈舉

金史有二訛可曰草火訛可曰板子訛可有三婁室曰大婁室曰中婁室曰小婁室

述古

凡述古人之言必當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

則兩引之不可襲以爲己說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傳易未濟三陽皆失位而曰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是則時人之言而亦不敢沒其人君子之謙也然後可與進於學

引古必用原文

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經注引盛宏之荊州記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元有問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僭號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注乃北魏酈道元作而記中所指今上則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卽帝位之事古人不以爲嫌

引書用意

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原注成淮南子舜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爾雅注引之則曰漁者不爭隈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文章推服古人

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於駢偶聲律之文宜不屑為而其滕王閣記推許王勃所為序且曰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李太白黃鶴樓詩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所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

譏訶古人翻駁舊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錢氏曰譏訶

儒曾子固云介甫非前人盡獨黃帝老子未見非耳

宋洪邁從孫倬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告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以韓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故也夫以題目之同於文公而以為犯不韙昔人之謹厚何如哉

史書下兩日字

注疏家凡引書下一日字引書之中又引書則下一云字云曰一義變文以使讀也此出於論語牢曰子云是也若史家記載之辭可下兩日字尙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原注孟子書多有兩日字如公都子曰告子曰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公孫丑曰伊尹曰公孫丑曰詩曰

書家凡例

古人著書凡例卽隨事載之書中左傳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

分題

古人作書於一篇之中有分題則標篇題於首而列分題於下如爾雅釋天一篇下列四時祥災歲陽歲名月陽月名風雨星名祭名講武旌旂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一下列正月紀本生重已貴公去私是也疏家謂之題上事謂標題上文之事若周公踐阼及詩篇章句皆篇末題之故此亦爾今按禮記文王世子篇有曰文王之爲世子也有曰教世子有曰周公踐阼樂記篇有曰子貢問樂亦同此例

後人誤連於本文也又如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練時曰一帝臨二凡十九首皆著其名於本章之末安世房中歌桂華美芳二題傳寫之誤遂以冠後

爾雅釋親一篇石經本宗族二字在舅兄也之後母黨二字在從母姊妹之後妻黨二字在爲媼婦之後昏姻二字在吾謂之甥也之後今國子監刻本皆改之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終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一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作詩之旨

舜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故詩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齊梁所謂辭人之賦麗以淫而於作詩之旨失之遠矣

唐白居易與元微之書曰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又自敘其詩關於美刺者謂之諷諭詩自

比於梁鴻五噫之作而謂好其詩者鄧魴唐衢俱死吾與足下又困躓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邪嗟乎可謂知立言之旨者矣

晉葛洪抱朴子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

詩不必人人皆作

古人之會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詩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詩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盡則亦無庸更續是以虞廷之上皇陶唐歌而禹益無聞古之聖人不肯爲雷同之辭駢拇之作也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詩鳴而

蕪累之言始多於世矣

堯命歷而無歌文王演易而不作詩不聞後世之人議其劣於舜與周公也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之統乃其事在六經而所自爲歌止於龜山彼婦諸作何寥寥也其不能與夫我則不暇與

宋邵博聞見後錄曰李習之與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於文退之所敬也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獨無詩退

之不議也原注石林詩話人之才力有限李翱皇甫湜皆一篇存者計或非其所長故不作耳二人以非尹師魯與所長而不作賢於世之不能而強爲之者也歐陽永叔梅聖俞善師魯於文永叔所敬也永叔與聖俞

唱酬傾一時師魯獨無詩永叔不議也

五子之歌適得五章以爲人各一章此又後人之見耳
渭陽秦世子送舅氏也而晉公子無一言尹吉甫作崧高
之詩以贈申伯烝民之詩以贈仲山甫韞奕之詩以贈韓
侯而三人者不聞其有答是知古人之詩不以無和答爲
嫌

詩題

三百篇之詩人大率詩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
篇故十五國竝無一題雅頌中開一有之若常武美宣王
也若勺若賚若般皆廟之樂也其後人取以名之者一篇
曰巷伯自此而外無有也原注兩無正篇韓詩篇首有
兩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五
言之興始自漢魏而十九首竝無題郊祀歌鑿歌曲各以

篇首字爲題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
有雜詩而不必同其義則亦猶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詩取
士始有命題分韻之法而詩學衰矣

杜子美詩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見李生久則以不見名
篇近聞犬戎遠遁逃則以近聞名篇往在西京時則以往
在名篇歷歷開元事則以歷歷名篇自平宮中呂太一則
以自平名篇客從南溟來則以客從名篇皆取首二字爲
題全無意義頗得古人之體

古人之詩有詩而後有題今人之詩有題而後有詩有詩
而後有題者其詩本乎情有題而後有詩者其詩徇乎物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三百篇之詩句多則必轉韻原注古人但謂之音不謂魏晉以上亦然宋齊以下韻學漸興人文趨巧于是有強用一韻到底者終不及古人之變化自然也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者獨閼宮之四章乃用十二字使就此一韻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於義必有不達故未四句轉一韻是知以韻從我者古人之詩也以我從韻者今人之詩也自杜拾遺韓吏部未免此病也

葉少蘊石林詩話曰長篇最難魏晉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如李邕蘇源

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爲盡善然此不可爲不知者言也楊氏曰石林此論是言詩不宜過長耳不論轉韻古詩惟焦仲卿妻一篇最長後人不敢措手

詩主性情不貴奇巧唐以下人有強用一韻中字幾盡者有用險韻者有次人韻者皆是立意以此見巧便非詩之正格

且如孔子作易象象傳其用韻有多有少未嘗一律亦有無韻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韻無字則及他韻他韻不協則竟單行聖人無必無固于文見之矣

詩有無韻之句

詩以義爲主音從之必盡一韻無可用之字然後旁通他

韻又不得於他韻則寧無韻苟其義之至當而不可以他字易則無韻不害漢以上往往有之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原注杜甫石壕吏詩兩韻也至當不可易

下句云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則無韻矣亦至當不可

易義氏曰重文至元古辭紫駟馬歌中有春穀持作飯採

葵持作羹二句無韻李太白天馬歌中有白雲在青天丘

陵遠崔嵬二句無韻野田黃雀行首二句游莫逐炎洲翠

棲莫近吳宮燕無韻行行且游獵篇首二句邊城兒生年

不讀一字書無韻

五經中多有用韻

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於音則雖無韻之文而往往

有韻苟其不然則雖有韻之文而時亦不用韻終不以韻

而害意也三百篇之詩有韻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

句不用韻者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之類是矣一篇之中

有全章不用韻者如思齊之四章五章沈氏曰救文格論

我徂東山滄滄不歸思齊上召旻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

無韻者周頌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武諸篇是

矣說者以為當有餘聲然以餘聲相協而不入正文此則

所謂不以韻而害意者也孔子贊易十篇其彖象傳雜卦

五篇用韻然其中無韻者亦十之一文言繫辭說卦序卦

五篇不用韻然亦間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

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所謂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嘗有心于用韻也錢氏曰文言繫詞亦多有韻之句而大禹謨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伊訓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太誓我武惟揚侵干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皆用韻又如曲禮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禮運元酒在室醴醖在戶粢醜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

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樂記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瞞瞞啻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凡此之類在秦漢以前諸子書竝有之太史公作贊亦時一用韻而漢人樂府詩反有不用韻者沈氏曰此下枚文格論有韻為詩文之別截然為一而文亦日以衰

易韻

易之有韻自文王始也凡卦辭之繁者時用韻蒙之瀆告解之復風震之虢啞艮之身人是也至周公則辭愈繁而愈多用韻疑古小辭當用韻若春秋傳所載懿氏之嬖姜啣京驪姬之渝渝猶臭伯姬之益覲償相姬旗師丘孤孤姑適家虛馭陵之蹙日孫文子之陵雄衛侯之羊亡竇踰又如國語所載晉獻公之骨猾粹史記所載漢文帝之庚王光漢書元后傳所載晉史之雄乘崩興皆韻也故孔子作彖象傳用韻蓋本經有韻而傳亦韻此見聖人述而不作以古為師而不苟也源注郭璞注爾雅釋訓篇本經有韻注亦用韻後氏日王逸注楚詞卜居漁父篇亦用韻

彖象傳猶今之箋注者析字分句以為訓也繫辭文三以下猶今之箋注於字句明白之後取一章一篇全書之義而通論之也故其體不同

古詩用韻之法

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於此一起即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素冠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車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長發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

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是而變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而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於是自上下各自爲韻若免置及采薇之首章魚麗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爲一韻中間自爲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爲韻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韻而下分二節承之若有瞽之篇者此皆詩之變格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爲之也

先生音學五書序日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爲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于天而非人之所以能爲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于六書其人皆出于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于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于

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凡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敬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皋陶之謦登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容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于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爲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

言切韻為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
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
百六韻為一百七韻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于今
于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為音學之再變世曰遠而傳曰
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矣錢氏曰古韻分二百六
部唐宋相承雖先後次
第及同用獨用之法小有異同而部分無改元初黃公
紹古今韻會始并為一百七韻蓋循用平水韻次第後
人因以并韻之皆歸之劉淵今淵書已不傳據黃氏韻
會凡例稱江南監本免解進上毛氏晁增修禮部韻畧
江此平水劉氏淵王子新刊禮部韻畧互有增字而每
韻所增之字於毛云毛氏韻於劉云平水韻則淵不過
刊是書者非著書之人矣予嘗于吳門黃孝廉丕烈家
見元繫本平水韻畧卷首有河間許古序乃知為平水
書籍王文郁所撰後題正大六年己丑季夏申旬則金
人非宋人也考己丑在壬子前廿有三年其時金猶未
亡至滄祐壬子則金亡已久矣意淵編見文郁書刊之
江北而去其序故公紹以為劉氏書也又曰王氏平水

韻并上下平聲各為十五上聲廿九去聲三十八入聲十
七皆與今韻同文郁在劉淵之前則謂并韻始于劉淵
者非也論者又謂平水韻并四聲為一百七韻陰時夫
又并上聲極韻入迴韻今考文郁韻上聲極等已并於
迴韻則亦不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
于中而旁通其說于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
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蹟
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為音論
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為詩本音十卷
注易為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
之為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為十部為古音表二卷自
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
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

還之淳古者錢氏曰古今之音別漢人已言之劉熙釋
聲近舍韋昭辯之云古者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
此古今音殊之證但劉章皆言古音而說正相反實則
劉是而韋非蓋宏嗣生漢李漸染俗音因詩王姬之車
君子之車皆與華韻遂疑車當讀尺奢切不知讀華為
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如敷詩有女同車與華琚
都為韻攜手同車與孤鳥為韻則車之讀居斷可識矣
自齊梁之世周彥倫沈休文輩分別四聲以制韻譜其
後沈重作毛詩音于今韻有不合者謂之協韻如燕
首章遠送于野云協句宜韻有不合者謂之協韻如燕
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于沈所云也陸德明釋文協韻
謂通達無礙而不知三百篇之音諧揚明白未嘗緩也
使沈重音向有較之吳才老叶韻豈不簡易可信乎協
句亦謂之協韻抑風寧不我顧釋文徐音古此亦協韻
也後放此陸元則之時已有韻書故于今韻不收者謂
之協韻協韻與叶韻同韻師古注漢書又謂之合韻合韻
也是吳才老叶韻之所自出矣然言叶韻不知古人自有
蓋叶韻以今韻為宗強古人以合之不知古人自有正
音也古人因文字而定聲音因聲音而得詰訓其理一
貫漢魏以降方俗遞變而聲音文字漸不相應賴有三

百篇及羣經傳記諸子職賦其在學者讀其文可得其
最初之音此顧氏講求古音其識高出毛奇齡輩萬倍
而大有功于藝林者也但古人亦有一字而異讀者文
字偏旁相轉無方正音可分別居轉音則祇就一音之
正有假借互用而不通它字其以聲轉者如難與那聲
相近故假借互用而齊而二部之字盡合于寒和也宗與
入齊韻非謂伯歌齊而二部之字盡合于寒和也宗與
近故齊韻非謂伯歌齊而二部之字盡合于寒和也宗與
臨與射韻蓋與固相近故伯尊臨與隆相近故雲與尊相
侵與射韻蓋與固相近故伯尊臨與隆相近故雲與尊相
讀與射韻蓋與固相近故伯尊臨與隆相近故雲與尊相
鄰與隣韻非謂無過爾射與庚之字盡合東鍾也廉義為
以廣為韻水出鄭國引詩溱與澗此是屋沃也溱水當作
溱說文增如漆以諧韻耳溱即增轉音不可據說文糾
漆者讀增如漆以諧韻耳溱即增轉音不可據說文糾
謂之失韻據詩疑說文之妄作又不可執溱相轉而
悉徒增之字盡可通也夫增與增皆會聲毛傳丁魯頌
人亦云眾也文異而義不異不獨假其音并假其字古
協則值倒甚矣顧氏謂一字止一音千古人異讀者觀

指為方音固失而于音之正者斟酌允當其論入聲尤
中肯綮後有作者莫出其右也又曰音韻真諱為一
類耕潔為一類而孔子贊易往復用韻氏因謂五方
之音雖聖人不能改此一孔之見也夫七月未章已有
岐音清廟一什半疑無韻非孔之見也夫七月未章已有
依形尋聲雖常人可以推求轉注假借非遠人不能通
變所疑于象象傳者不過民平天淵諸字此古人雙聲
假借之例非舉兩部混而一之民冥聲相近故屯象以
韻正讀民如非舉兩部混而一之民冥聲相近故屯象以
如便也淵音近環與營聲相近故訟象以韻成文以韻
讀天如行也此道而已古訓磨之功此象以應音說文
也釋名磨壅也蒙象以應韻中功此象以應音說文
非韻置之予謂極從亟敬聲相近廣雅亟敬也顧氏以
自關而西凡相敬愛謂之亟敬聲相近廣雅亟敬也顧氏以
威姑威姑者君姑也君威同音則蔚與君諧而必破
亦相近蓋讀炳如君威也說文虛虎文彪也與易義相
是易固作虛字者矣豫象以凶與正韻中易本雙聲
字良象以中正也亦與斯終韻則正凶可韻也象傳不

韻之句獨此三卦今以雙聲通之則漢然釋矣顧氏不
知轉音有格不入者則謂之方音不然也如實神質
切亦讀如滿久讀如九亦讀如凡易傳兼用之此正不
侷易傳則以命與貞正韻是亦猶是三百篇多以命與
韻易先類也詩題與貞正韻是亦猶是三百篇多以命與
本真定韻節南山以韻與貞正韻是亦猶是三百篇多以命與
與盛定韻此可兩讀也周頌以韻與貞正韻是亦猶是三百篇多以命與
求定為韻抑此可兩讀也周頌以韻與貞正韻是亦猶是三百篇多以命與
象傳讀命為病切于象傳讀命為病切于象傳讀命為病切于象傳
以方音讀命為病切于象傳讀命為病切于象傳讀命為病切于象傳
瓦韻不與禡韻引易繫詞則觀地如詩載寢之地與
思謂此本非韻引易繫詞則觀地如詩載寢之地與
作墜元命包云地易以韻求烏知不與物卦論乎籀文地
晦也繫辭云廣大配地變通配四時又云知崇禮卑
崇效天卑法地一與時韻一與卑韻秦本紀琅邪刻石
文以地與帝解辟易韻淮南原道訓一之理施四書一
之解際天地太史公自序維昔黃帝法天則地漢書丙
吉傳西曹地忍之亦讀地為弟也顧氏謂司馬相如子
虛賦始讀為徒二反者誤顧氏論古音以偏旁得聲亦
有自相矛盾者如旂折皆从斤為古音則近亦从斤亦

乃按詩會言近止與借通讀謂古音記改入志韻何耶
凡字有正音轉音近既从斤當以其隱切為正其讀如
幾者轉也如頌人其頌亦頌之轉音禮記頌乎其至讀
為懇者乃正音耳倩久而與頌韻容以馬而與公韻
實从貫而與室韻淑从奴而與述韻皆非正音禮記相
近于坎壇鄭康成讀相近為曠祈未必不可讀為近
也三百篇用韻之字不及下名鳥能蓋天下之音顧氏
但以所見者為正宜其齟齬矣沈从九聲古讀九有糾
鬼二音故關睡以仇韻鳴鬼宜以仇韻連顧氏不知其
有二音乃謂仇當有二音如呼戎與難之類然三百篇
中亦不過四五字而已予謂轉音之字甚多七月之陰
雲漢之臨湯之謀小戎之駮車攻之調同桑采之瞻文
王之躬生民之稷北門之敦召曼之頌正月之局皆轉
音也毛公詁訓傳每萬聲于義雖不礙字而未嘗不轉
音小曼之是用不集訓集為就即轉不破字而未嘗不轉
之摧之訓摧為莖即轉從莖音瞻印之無不克鞏訓鞏
為固即轉從固音載莖之匪且有且訓且為此即轉從
此音聲隨義轉無不可讀之詩矣識字當究其源源同
則流不異求本裘字借為求與之義求祈聲相近故又
有渠之切之音後人于求加衣仍取求聲非衣聲也求
裘一字顧氏析而二之且同一从求之字而讀仇為渠
之切舛絀為巨鳩切同一从九之字而讀仇為渠之切

鳩為居求切不知求九元有二音也巽从袁聲故字之
从巽者皆在山仙韻而獨行巽巽乃與善韻巽者巽
之正音讀巽者巽之轉音也泰稷字本在職德韻而生
民首章稷與夙音韻讀如說者轉音也爾雅今以翟與
爵韻君子皆老則與鬣韻考禴禘音也舊與舊皆从白聲三
有別音正與鬣韻亦與首韻舊與舊皆與舊皆與舊皆與舊
百篇中舅與咎韻亦與首韻舊與舊皆與舊皆與舊皆與舊
舅从正音舊从轉音也知一字不妨數音辨其孰為正
孰為轉然後能知古音也知三百篇之音然後無礙于易
之音也毛詩不破字有轉音大雅視天之味韓詩說作
磬而毛亦訓為磬即讀為磬矣小雅外樂其務左傳務
作侮而毛亦訓為侮即讀如侮矣鄭風方秉簡兮毛訓
簡為蘭說文有蘭無簡即讀如簡矣鄭風方秉簡兮毛訓
韓詩甲作狎毛亦訓為狎即讀如狎矣鄭風方秉簡兮毛訓
訓帛為至也質韻是讀為至也毛無破字其說出于王
肅肅欲與鄭立異故于鄭所破字必別為新義雖謂申
毛未盡得毛旨也試以它經證之廢正音如庚而書乃
廢載歌以續音說文續古文作廢申之正音近貫齊風
與變弁韻而周禮非人借非為礦說文礦或作非齊風
不講讀考動多聲礙矣大雅訂謨定命四句顧氏以為
無韻考繫于旌旣醉告字並古沃切韻則音不相近說

文學急告之極也急告為雙聲自虎通等者極也極與
急通故急有極訓楚亥以告韻備戒位極以告韻則備
雅釋訓以告韻式食則慝職皆讀告為亟也讀如穀者
正音讀如亟者轉音顧氏拘于定音于楚亥云不入韻
于抑則直云無韻豈其然乎詩日月告凶漢書引作鞠
調而釋訓亦以鞠與職慝韻明告有亟音又何疑焉故
从告之字亦可轉讀小子有造與上韻踏踏王之造與
晦介嗣師韻顧氏論詩母字凡十七見其十六皆讀滿
以切惟蠅蝻二章與兩韻而易繫詞如臨父母與度權
故韻是有二音要當以滿以切為正不知古音讀如每
此為正音其讀如今音者轉音也三百篇每字四見皆
與今音同每从每聲每又从母聲惟母有姥音故每可
入語姥部因流源其條理秩然不紊顧氏不知音
有正有轉輒疑轉音為方音故于此類未甚洞曉

古人不忌重韻

杜子美作飲中八仙歌用三前二船二眠二天宋人疑古
無此體遂欲分為八章以為必分為八而後可以重押韻
無害也不知柏梁臺詩三之三治二哉二時二來二材已

先之矣東川有杜鵑西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
鵑求其說而不得則疑以為題下注不知古人未嘗忌重
韻也故有四韻成章而唯用二字者胡為乎株林從夏南
匪適株林從夏南是也有二韻成章而唯用一字者大人
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是也有三
韻成章而唯用一字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原注
日儀禮祭侯辭惟苦寧侯母或若女不寧侯左傳虞叔引
諺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曹子臧引志聖達節次守節下失
節晏子引諺非宅是卜惟隣是卜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
可名非常名史記天官書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
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
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皆古人以本字自為韻者也
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獫狁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
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壘三章連用二庶幾

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晏卒章連用二百里
字又如行露首章起用露字末用露字又如簡兮卒章連
用三人字那連用三聲字其重一字者不可勝述漢以下
亦然如陌上桑詩三頭字二隅字二餘字二夫字二鬢字
原注羅敷字在下句末三見焦仲卿妻作三語字三言字二由字二母
字二取字二子字二歸字二之字二君字二門字又二言
字蘇武骨肉緣枝葉一首一人字結髮為夫婦一首一時
字陳思王棄婦詞二庭字二靈字二鳴字二成字二寧字
阮籍詠懷詩灼灼西墮日一首二歸字張協雜詩黑蜩躍
重淵一首二生字謝靈運君子有所思行二歸字梁武帝
撰孔子正言竟述懷詩二反字任昉哭范僕射詩二生字

三情字沈約鍾山詩一足字然則重韻之有忌其在隋唐
之代乎

諸葛孔明梁父吟云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又云誰能
為此謀國相齊晏子用二子字古人但取文理明當而已
初不避重字也今本或改作田疆古冶氏失之矣

潘岳秋興賦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
道盡兮慨俛首而自省用二省字楊氏曰此二省字不同
一省禁之省一省身之
也

初唐詩最為嚴整而盧照鄰長安古意別有豪華稱將相
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權夫專權判不容蕭相用
二相字今人謂必字同而義異者方可重用若此詩之二

相固無異義也且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其下文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何異義哉

李太白高陽歌二杯字廬山謠二長字杜子美織女詩二
中字奉先縣詠懷二卒字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二白
字八哀詩張九齡一首二省字二境字園人送瓜二草字
寄狄明府二濟字宿鑿石浦二繫字韓退之此日足可惜
詩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城字二狂字二江字原注王
太子太師徐公輓歌重用二
名字施之律詩則為非體

詩有以意轉而韻須重者如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
兮如此良人何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兮猶求友聲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土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

悲止於論鼓鍾於樂辭離於論鼓鍾於樂辭靡又若公無
渡河公竟渡河此皆承上文而轉者不容別換一字

七言之始

昔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卽是七言詩余考七言之興
自漢以前固多有之如靈樞經刺如真邪篇凡刺小邪日
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
溫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
宋玉神女賦羅綺綺綺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此皆七
言之祖楊氏曰道德經已有之如
視之不見名曰希是也

素問八正神明論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
獨悟口弗能言傑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

曰神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其文絕似荀子成相篇楊氏曰成相篇體不如是

一言

緇衣三章章四句非也敝字一句還字一句若曰敝予還予則言之不順矣且何必一言之不可為詩也

吳志歷陽山石文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楚字一句吳字一句亦是一言之詩

古人未有之格

語助之外止用四字成詩而四字皆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莊子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是也三章章各二句而合為一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孟嘗君傳長鈇歸來乎食無魚

長鈇歸來乎出無車長鈇歸來乎無以為家是也

古人不用長句成篇

古人有八言者胡瞻爾庭有縣貍兮是也趙氏曰舊唐書

席上作歌謔之曰祥瑞不在鳳凰麒麟太平須得過將忠臣但得百僚師長肝膽不用三軍羅綺金銀此則通首八章又如李長吉酒不到劉伶墳有九言者凜平苦朽索之上上之類則不過一二句而已

駁六馬是也然無用為全章者不特以其不便於歌也長則意多冗字多懈宜於文也亦難之矣以是知古人之文可止則止不肯以一意之冗一字之懈而累吾作詩之本

義也原注正義引顏延之云詩體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闕緩不協金石知此義者不特句法也章法可知矣七言排律所以從來少作作亦不工者

何也意多冗也字多懈也為七言者必使其不可裁而後

工也此漢人所以難之也楊氏曰漢人郊祀樂歌享五帝用成數則金天白帝九言大吳

詩用疊字

詩用疊字最難衛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罔濊濊鱣鱣發發葭莩揭揭庶孽孽連用六疊字可謂復而不厭賸而不亂矣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下此即無人可繼

屈草九章悲回風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茫茫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透馳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滂滂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連用六疊字宋玉

九辯乘精氣之博博兮驚諸神之湛湛騶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芟芟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輦之辘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連用十一疊字後人辭賦亦罕及之者

次韻

今人作詩動必次韻以此為難以此為巧吾謂其易而拙也且以律詩言之平聲通用三十韻之中任用一韻而必無他韻可易一韻數百字之中任押五字而必無他字可易名為易其實難矣先定五字而以上文湊足之文或未順則曰牽於韻爾意或未滿則曰束於韻爾用事遣辭小

見新巧即可擅場名為難其實易矣夫其巧於和人者其胸中本無詩而拙於自言者也故難易巧拙之論破而次韻之風可少衰也

嚴滄浪詩話曰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鬪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按唐元稹上令狐相公啓曰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干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為詩者或相倣效或力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

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是知元白作詩次韻之初本自以為戲而當時即已取譏於人今人乃為之而不厭又元白之所鄙而不屑者矣

歐陽公集古錄論唐薛平倡和詩曰

原注唐書薛平河其

中寶鼎人長於詩其閒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然詩皆不及平蓋倡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可謂知言

朱子答謝成之書謂淵明詩所以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

凡詩不束於韻而能盡其意勝於為韻束而意不盡且或

無其意而牽八他意以足其韻者千萬也故韻律之道疏密適中爲上不然則寧疏無密文能發意則韻雖疏不害

柏梁臺詩

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記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其王買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傳同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爲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爲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太母爭樽公卿請廢爲庶人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梁餘尙

有十城

原注漢書言削五縣僅有八城

又按平王襄之十年爲元朔二年

來朝其三十六年爲太初四年來朝皆不當元封時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太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旣災之後

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復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

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原注表孝景前七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臣瓚曰天子副車駕駟馬此一時異數平王安得有此

詩體代降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為合格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倣之以是為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為詩似則失其所以為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

書法詩格

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無不皆八分書者是今之真書不足為字也姚鉉之唐文粹只祖謙之皇朝文鑑揚氏曰呂鑑殊多律體顧氏言之鹵莽又曰嘗病伯恭選詩如人名藝名都名詩皆入選近於村陋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凡近體之詩皆不收是今之律詩不足為詩也今人將繇真書以窺八分繇律詩以學古體是從事於古人

之所賤者而求其所最工豈不難哉
鄴人薛千仞剛曰自唐人之近體興而詩一大變後學之
士可兼為而不可專攻者也近日之弊無人不詩無詩不
律無律不七言又曰七言律法度貴嚴對偶貴整音節貴
響不易作也今初學後生無不為七言律似反以此為入
門之路其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無怪也

詩人改古事

陳思王上書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注謂赦盜
馬秦穆公事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趙至與嵇
茂齊書梁生適越登岳長謠梁鴻本適吳而以為越者吳
為越所滅也謝靈運詩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弦高所

犒者秦師而改為晉以避下秦字則舛而陋矣李太白行
路難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安足道杜子美諸將
詩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改黃犬為蒼鷹改
玉盃為金盃亦同此病
自漢以來作文者即有回避假借之法太史公伯夷傳伯
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
益顯本當是附夫子耳避上文雷同改作驥尾使後人為
之豈不為人譏笑梁氏曰余考樊鄴滕灌灌論亦有附驥之尾句謂高祖也

庚子山賦誤

庚子山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
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春二月起建章宮西京賦柏梁既

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是災者柏梁非建章而
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漢也哀江南賦云栩陽亭有離別
之賦夜聽擣衣曲云栩陽離別賦按漢書藝文志別栩陽
賦五篇詳其上下文例當是人姓名別名栩陽也以爲
離別之別又非也梁氏曰說文邑部狝字解南陽舞陰亭
徐鍇繫傳漢志有別栩陽亭賦那假借
似今本漢書脫
亭字子山不誤

于仲文詩誤

隋于仲文詩景差方入楚樂毅始遊燕按漢書高帝紀徙
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齊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
宅原注景駒注文穎
曰楚族景氏駒名王逸楚辭章句三閭之職掌王族三
姓曰昭屈景然則景差亦楚之同姓也而仲文以爲入楚

豈非梁陳已下之人但事辭章而不詳典故故邪

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曰雉兔有刑姜宣致貶此用孟子殺
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而不知宣王乃田氏非姜後也與
此一類

李太白詩誤

李太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
不歸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以東右方王將直
上郡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
請留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
原注今在
河套內後單于竟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
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賦李

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門而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烏孫所經太白誤矣顏氏家訓謂文章地理必須愜當其論梁簡文雁門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龍東流白馬沈存中論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謂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蓋有同者

梁徐悱登琅邪城詩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上谷在居庸之北而樓蘭為西域之國在玉門關外即此一句之中

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邪城又無論也楊氏曰琅邪城魏來侵烽火告警自北而西也

郭璞賦誤

郭璞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湖淮泗並不入江豈因孟子而誤邪楊氏曰括句本不言人

陸機文誤

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乃不攷史書之誤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後於小黃作陵廟本紀五年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追尊先媼為昭靈夫人則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乃太上皇崩之誤文重書而未刪也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垓無皇媼楊氏曰高祖母則死矣太公能禁其無婦乎漢書項羽傳云歸漢王父母妻子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為武故文反正

爲乏於文皿蟲爲蠶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之類並
不言字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腓字之左傳其
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爲乳書康誥于父不能字厥子左
傳樂王鮒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愛養之義唯儀禮
士冠禮賓字之禮記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
之義稍近亦未嘗謂文爲字也以文爲字乃始於史記秦
始皇琅邪臺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
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原注
援神契亦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日
字儀禮聘禮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原注三國志注孫
依體像類造作亮時有山陰朱育此則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漢而顯也與
異字千名以上

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
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
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後魏世祖始光二年初造新字
于餘部書引孔子名不正則事不成之語江式論書表亦
引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漢儒相承之訓詁

許氏說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
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書謂之文隸書
謂之字張揖上博雅表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唐元度九
經字樣序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則通謂之文
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爲字矣一漢
以上言音不言韻周容沈約出音降而爲韻矣

古文
古時文字不一如漢汾陰宮鼎其蓋銘曰汾陰供官銅鼎

也今舉其一二評之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从禾以地宜
禾亦已迂矣宋从木爲居薛从辛爲臯此何理也誓誓之
費改爲禁訓爲惡米武王載旆之旆改爲坂訓爲雷土成
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因爲故廬普爲日無色此何理
也貉之爲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孔子之言
乎訓有則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日有食之訓郭則曰齊之
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不幾於勦說而
失其本指乎居爲法古用爲卜中童爲男有臯襄爲解衣
耕弔爲人持弓會毆禽辱爲失耕時與爲束縛挫摺罰爲
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臯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
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不幾於穿鑿而遠於理情乎武嬰

師之而制字荆公廣之而作書不可謂非濫觴於許氏者
矣若夫訓參爲商星錢氏曰說文本謂參商皆星名非訓
參爲商注與木字連文古書往往如
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訓亭爲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
合者也書中所引樂浪事數十條而他經籍反多闕略此
宋摭之失其當者也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
是而遺其非乃可謂善學說文者與原注後周書黎景熙
其從祖廣太武時爲
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崔元伯受字義又從司徒
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景熙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
異可見魏晉以來傳受亦各不同揚
氏曰許氏之書大要有功于小學
王莽傳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
行原注食貨
志亦云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
姓所以爲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讖記曰卯金修德爲天

誦而引論語虎兕出於柙誤作孟子虎豹出也原注
其於六書之指不無管闕而適當喜新尚異之時此書乃見下然
盛行於世及今不辯恐他日習非勝是為後學之害不淺
矣故舉其尤刺謬者十餘條正之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監祭酒鄭覃進石
壁九經一百六十卷九經者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又有
孝經論語爾雅其實乃十二經又有張參五經文字唐元
度九經字樣皆刻之於石今見在西安府學凡夫乃指此
為蜀本石經又云張參五經文字唐彥升九經字樣亦附
蜀本之後但可作蜀經字法今此石經未有年月一行諸
臣姓名十行大書開成二年丁巳歲凡夫豈未之見而妄

指為子孟蜀邪

又云孫愐唐韻文殷二韻三聲皆分獨上聲合一咸嚴洽
業二韻平八則分上去則合按今廣韻即孫愐之遺文殷
上聲之合則有之咸嚴洽業則四聲竝分無併合者

切者兩字相摩以得其音取其切近今改為盜竊之竊於
古未聞豈凡夫所以自名其學者邪

瓜分字見史記虞卿傳漢書賈誼傳原注戰國策注分其
論隔絕羌胡龜突字見漢書霍光傳今云瓜當作瓜突當
瓜分其地作突然則鮑照蕪城賦所謂竟瓜剖而豆分魏元同疏所

謂瓜分瓦裂者古人皆不識字邪按張參五經文字云突
徒兀反作妄者訛汝成案說文突突音義俱別張參益也指
突非謂突也昔漢書龜突直誤作突耳

顧野王陳人也而以爲晉之虎頭原注颯下顧長陸龜
蒙唐人也而以爲宋之象山原注乙下陸九王筠梁人
也而以爲晉原注颯下梁書王筠傳沈約以邪居賦示
之晉王筠約既梁人筠讀至雌竟連卷約撫掌欣作今別此事謂
安得與晉人語哉王禹偁宋人也而以爲南朝原注此
真所謂不學牆面者與

晉獻帝醉虞侍中命扶之原注按晉書虞嘯父傳爲孝武
帝所親愛侍飲大醉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
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傳首
明有孝武帝字引書者未曾全讀但見中間有貢獻之獻
適與帝字相接遂以爲獻帝而不悟晉之無獻帝也萬歷
間人看書不看首尾只看中間兩三行凡夫著書之人乃

猶如此

恂字箋漢宣帝諱而不知宣帝諱詢原注荀悅曰非恂也

衍字箋漢平帝諱而不知平帝諱衍原注荀悅曰衍之字

早非衍也

後漢書劉虞傳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原注注尾

引之云後漢尾敦路劫劉虞首歸之莽若以敦路爲人名

而又以莽爲莽是劉幽州之首竟歸之於王莽也

左氏成六年傳韓獻子曰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說文

窳墊二字兩引之而一作阨者古隘阨二字通用也箋乃

云未詳何出野下引左傳身橫九野不知其當爲九畝又

穀梁傳之文而非左氏也

鵲鷓醜其飛也原注此爾雅釋鳥文箋乃曰訓詞未詳

然非後人語驢馬白州也原注本之爾雅釋畜白州驢注

州竅也謂馬之白尻者箋乃云未詳疑誤

中國之稱夏尚矣今以為起於唐之夏州地鄰於夷故華

夷對稱曰華夏原注然則書言蠻夷猶夏語云夷狄之有

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時已有夏州乎又按夏州本朔方

郡赫連勃勃建都於此自號曰夏後魏滅之而置夏州亦

不始於唐也

云唐中晚詩文始見簿字前此無之原注不知孟子言孔

子先簿正祭器史記李廣傳急責廣之莫府對簿張湯傳

使使八輩簿責湯孫寶傳御史大夫張忠署寶主簿續漢

輿服志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馮異傳光武署異為主簿

而劉公幹詩已云沈沈簿領書回回目昏亂矣

眊字云字不見經若言五經則不載者多矣何獨眊字若

傳記史書則此字亦非隱僻晉語被羽先升注繫於背若

今將軍負眊矣魏略劉備性好結眊吳志甘寧傳負眊帶

鈴梁劉孝儀和昭明太子詩山風亂采眊初景麗文韞

禰衡為鼓吏作漁陽搥搥乃操字原注按後漢書衡方

為漁陽參搥蹀躞而前注引文士傳作漁陽參搥王僧孺

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注云參音七緝反乃曲

奏之名後人添手作搥後周庾信詩玉堦風轉急長城雪

應闈新綬始欲縫細錦行須參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搥

隋煬帝詩今夜長城下雲昏月應暗誰見倡樓前心悲不成
慘唐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慘黃雲蕭條白日暗正音
七緝反今以為操字而又倒其文不知漢人書操固有借
作慘者而非此也

邠京兆藍田鄉箋云地近京口故从口原注夫藍田乃今
之西安府屬而京口則今之鎮江府此所謂風馬牛不相
及者凡此書中會意之解皆京口之類也

寸十分也漢書律歷志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本無可
疑而增其文曰析寸為分當言十分尺之一原注夫古人
之書豈可意為增改哉

五至七文

趙古則六書本義序曰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但點畫波
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六經之篆本易至大寶
間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盡廢以愚考之其說殆不
然按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曰孝經古
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曰有中古文易經而不言其
所出原注後漢儒林傳言東萊費直傳易又曰禮古經五
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
文而赤眉之亂則已焚燒無遺後漢書杜林傳曰林前於
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
離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
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

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逵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是東京古文之傳惟尚書而已晉書衛恆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原注後漢書儒林傳誤以三體書法為熹平所刊未知所立幾經而唐初魏徵等作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原注注云梁有十二卷則他經亦不存矣册府元龜唐元宗天寶三載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為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與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訛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

藏之書府是元宗所改亦止於古文尚書而不聞有他經也夫諸經古文之亡其已久矣今謂五經皆有古文而元宗改之以今豈其然乎

孔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原注正義曰就定之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也更以竹簡寫之是則西漢之時所云古文者不過隸書之近古而其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傳元宗所謂六體奇文蓋正始之書法也

宋晁公武古文尚書序曰余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宮乃延士張奭倣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附於石經之列原

未書乾
道庚寅今其石嘗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見傳之人聞也世
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與原注今有廣信楊時喬所
刻周易古文恐亦後人以
意為之不必
有所受也

急就篇

漢魏以後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晉夏侯湛抵疑鄉曲之
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魏書崔浩表言太宗卽位
元年初臣解急就章劉芳譏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陸
暉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又書家亦多寫急就篇原注晁氏
讀書紀日
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急就章故有鍾
繇象象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于世魏書崔浩傳浩既工
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
儒林傳劉蘭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北齊書

季繪六歲未入學伺前師筆讀之間輒竊用未幾遂通急
就章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自唐以下其學
漸微原注明初武官詔勅用二十八宿編號永樂中字盡
奉旨用漢急就章字攸成案急就篇以前若趙高爰
歷篇胡毋敬博學篇司馬相如凡將篇揚雄宋倉頡作訓
纂篇今其書雖皆不傳若許氏書中所引司馬相如說惟
南宋蔡舞旁喻之類大氏出凡將篇亦急就篇之意而急
就篇唐有顏師古注宋有王伯厚注伯厚又自作姓氏急
就篇皆所以
便小學者

千字文

千字文元有一本梁書周興嗣傳曰高祖以三橋舊宅爲
充宅寺勅興嗣與陸倕製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
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文使
興嗣爲之蕭子範傳曰子範除大司馬南平王巨曹屬從

事由邸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舊唐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卷周興嗣撰是興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範所製者又一千字文也原注沈深博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案為之法解是又不獨興嗣子範二人矣乃隋書經籍志云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梁書本傳謂子範作之而蔡遠為之注釋今以為子雲注子雲乃子範之弟則異矣臧氏曰隋志小學類郎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千字文一卷胡肅注則周氏所撰為本蕭胡皆注周書蕭子範撰千字文則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碑別一本也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原注山堂考索同本傳以為王羲之而此又以為鍾繇則又異矣隋書舊唐書志又有演于

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

原注隋書文苑傳蔡千俊合潘微為萬字文

厚化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皆周興嗣千字文中語東觀餘論曰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歐陽公疑以為漢時學省者多為此語而後村劉氏遂謂千字文非梁人作誤矣黃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

草書

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是則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孝武時詔即已用草書也魏志劉廙傳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合廙通

草書則漢魏之間筆啓之文有用草書者矣原注晉書亦有器望禹機動靜輒問之乃詔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孫氏曰秦後漢北海王睦善史書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尤可爲漢魏筆啓用草書之證故草書之可通於章奏者謂之章草趙彥衛重麗漫抄言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發夫討畔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章今攷之既用於檄則理容概施於章奏蓋小學家流自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比其久也復以隸爲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原注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愷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者解散隸體漢俗簡情漸以行之是也此又一說故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繇去隸未遠故也右軍作草猶是其典刑故不勝爲冗筆逮張旭懷素輩出則

此法掃地矣

批齊趙仲將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字皆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須隸筆唐席豫性謹雕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況巨邪柳仲郢手鈔九經三史下及魏晉南北諸史皆楷小精真無行字宋劉安世終身不作草字書尺牘未嘗使人代張觀平生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爲人古人之謹重如此舊唐書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李元道爲長史君廓入廟元道附書與其從甥房元齡君廓私發之不識草字疑其謀已懼而奔叛

元道坐流雋州夫草書之豐乃至是邪

金石錄

金石錄有宋公繇餗鼎銘云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繇者莫知其為何人今考左傳宋元公之太子繇嗣位為景公漢書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樂而史記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是兜樂之音訛為頭曼而宋公繇即景公也宗均之誤為宋不必證之碑及黨錮傳即南蠻傳云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為置吏司羣蠻遂平事與本傳合而南蠻傳作宗本傳作宋其誤顯然注未及正原注黨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祖父均自有傳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魏隋唐

三書皆同獨碑作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文帝封宋昌為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竝作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注作莊

鑄印作減筆字

太原府徐溝縣有同戈驛其名本取洞渦水此水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陸泉嶺經平定州壽陽榆次至徐溝縣入汾今徐溝縣北五里洞渦河其陽有洞渦村是也水經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西入於汾屬道元注劉琨之為并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于

洞渦卽是水也舊唐書昭宗紀天復元年四月氏叔琮營于洞渦驛原注五代史唐本紀同新唐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府十八其一曰洞渦宋史曹彬傳爲前軍都監戰洞渦河北漢世家李繼勳敗繼恩兵於洞渦河原注唯魏書地形志晉陽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洞祠下五水合道故曰洞過西南人汾則又作同過字異又按上文止泗水或有脫漏後人減筆借書同戈字而今鑄印遂作同戈以減借之字登於印文又不但馬文淵所言成臯印點畫之訛而已今驛多用古地名者洪武九年四月壬辰以天下驛傳之名多因俚俗命翰林考古正之如揚州府曰廣陵驛鎮江府曰京口驛凡改者二百三十二徐溝無古地名故以水名之

畫

古人圖畫皆指事爲之使觀者可法可戒上自三代之時則周明堂之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有周公相成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原注孔子家語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璋備儼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原注王逸楚辭章句秦漢以下見於史者如周公負成王圖原注霍光傳成慶畫原注景十三王傳紂醉踞妲己圖原注紂傳屏風圖畫列女原注宋宏傳戴逵畫南都賦圖原注世說之類未有無因而作逮乎隋唐尙沿其意唐藝文志所列漢王元昌畫漢賢王圖閣立德畫文成公主降蕃圖玉華宮圖闕雞圖閣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

圖范長壽畫風俗圖醉道士圖王定畫本草訓戒圖原注

合 檀智敏畫游春戲藝圖原注殷敷章無忝畫皇朝

九聖圖高祖及諸王圖太宗自定輦上圖開元十八學士

圖原注開元董萼畫輦車圖原注開元曹元廓畫後周北齊

梁陳隋武德貞觀永徽間朝臣圖高祖太宗諸子圖秦府

學士圖凌煙圖原注武后楊昇畫望賢宮圖安祿山真張

萱畫伎女圖乳母將嬰兒圖按羯鼓圖鞦韆圖原注並開

談皎畫武惠妃舞圖佳麗寒食圖佳麗伎女圖韓幹畫龍

朔功臣圖姚宋及安祿山圖相馬圖元宗試馬圖寧王調

馬打毬圖原注大梁入陳宏畫安祿山圖元宗馬射圖上

黨十九瑞圖原注永王王象畫鹵簿圖田琦畫洪崖子橋

木圖原注德平子寶師繪畫內庫瑞錦對雉圖羊翔鳳游

麟圖原注字希言大守秦王府諮議相國緣事參軍封陵陽公韋鷗畫天竺胡僧渡水

放牧圖原注周昉畫撲蝶按箏場真人降真五星等圖原注

字景 各一卷唐文粹有王諤記漢公卿祖二疏圖舒元興

記桃源圖通鑑蜀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皆指

事象物之作王維傳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

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專者集樂工按之無差白實

體難工空摹易善於是白描山水之畫興而古人之意亡

矣

宋召博聞見後錄云觀漢李翁王稚子高賢方墓碑多刻
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尙有其遺法至

吳道元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況其下者此可爲知者道也

宋徽宗崇寧三年立畫學考畫之等以不做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爲工此近於空摹之格至今尙之

謝在杭五雜俎曰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輒託之寫意而止也余觀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竇建德安祿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他如懿宗射兔貴妃

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達鑠諫葛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卻不肯畫而古人爲之轉相沿倣蓋繇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法度易於循習耳

古器

洪氏隨筆謂彝器之傳春秋以來固已重之如部鼎紀獻之類歷歷可數不知三代逸書之目湯有典寶武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職祭祀出而陳之則固前乎此矣故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鞶之甲班諸魯公唐叔之國而赤刀宏璧天球河圖之屬陳設於成王之顧

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然而來去不恆成虧有數是以寶
珪出河源注左傳昭二十四年九鼎淪泗武庫之劍穿屋而飛源注
書亦載洪殿前之鍾感山而響銅人入夢鍾虞生毛則知
盧去吳事歷世久遠能為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隋書文帝開皇九
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鍾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
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禍變悉命毀之而大金國志
載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
蓋皆恣睢不學之主而古器之銷亡為可惜矣
讀李易安題金石錄引王涯元載之事以為有聚有散乃
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嘗不歎其言之達而元裕
之源注作故物譜獨以為不然其說曰三代鼎鍾其初出

於聖人之制今其歛誠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日子子孫孫
永寶用豈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邪自莊
周列禦寇之說出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雖聖哲
之能事有不滿一呷者況外物之外者乎然而彼固未能
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也則聖人之道所謂備物以致用守
器以為智者其可非也邪源注已上藥春秋之於寶玉大
弓竊之書得之書知此者可以得聖人之意矣

